

集部

樂全集卷二十二　　宋　張方平　撰

論事

論遣使往陝西河東等募強壯充兵

臣切思此舉事繫安危敢竭微衷上裨國論謹列不便事件及臣愚所見如左

一自去歲初降勅命點差强壯弓手之時民間喧然皆言此時點差雖以强壯弓手為名實欲點補軍籍勅旨

屢下丁寧再三諭以朝廷點差之意只要各護縣鄉必不起從征戍郡縣又多方安輯民猶猜譁及今去冬教習尋放歸業鄉閭竊語方以少定然名在弓手之籍者居常揺恐不自安每聞一使出行州縣輒相扇動謂來調發令此命忽下果如民所素料此後命令無復可信此其不便一也

一宣命雖令使人招名情愿緣先來點差弓手多是高貲之家例皆衣食無闕豈有情願充軍之人臣聞所差

朝臣已相與議云此來受命朝廷意在倚辦若至郡縣無人應募須與逐處官吏迫致之爾竊惟所差使臣蓋以朝行集事尋常淺見之人復思郡縣官吏材術足任者無幾今既設以賞利惟知用心干蹈若其謀之匪臧或至變生不測姦猾乘釁相激誤聚萬一驚擾更成厲階此其不便二也

一所差使臣既與郡縣官吏抑迫百姓令伏充軍即須團結押赴京師充軍之人既非情願若其上路因與親

戚離訣更有悔心中道逃散安能防遏旣不敢各歸本土聚依崔苻逺近相應展轉結連或姦豪之有謀乗郡縣之無備其勢一擾必勞安輯此其不便三也
一今京東西路頻為饑歉民旣艱食居常猶為冦盜一夫首難奔赴必多此其不便四也
一强壯弓手各在郡縣未去農業若朝廷用漢代更之術因唐防秋之法入耕出戰遞為防戍則是農不去業兵不乏備不因帑廩之積常得丁壯之人今旣籍為正兵處之

連營則其衣食財用終身仰給縣官此其不便五也
一已降御札冬至將行郊禮遠近郡縣尤宜肅靜
夫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者百姓也綏之斯和動之
斯危武有七德安民為本事規未兆敝猶不救若
又迫之是啟亂也則朝廷之憂不在四鄙夫禍起所忽
恩生有階秦之勝廣漢之黄巾唐之巢讓是皆始于烏
合之衆此其不便六也凡此六患昭然在目不可不深
慮不可不過防臣以一介賤微見識淺近誠不足以參

國論贊聖謨但以職在諫曹義當有犯無隱故陳愚管
上祈裁擇臣謂陜西河東其近裏州郡乞將前來點差
強壯弓手等中分其半戍邊每九月防秋至二月放歸
歲一代更留其半防守本州以時訓練當就戍之時依
出軍人官與裝賫冬給衣賜日支口食蓋民所以懼乎
籍之為兵者不惟前冒鋒刃矢石之難且重去其土終
身與親愛姻族永相隔别此其大戚也今若番休遞戍
終是不離本鄉兾望邊事漸寧即當息肩安業昔太宗

皇帝籍兩河之人以為鄉兵于時識者亦悼其失策益不若因兩河強壯使之捍邊壯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庫帛不食廩粟邊不闕戍民不去農何在乎蓄之營堡而後為官軍也又聞于時籍鄉兵之際因大軍方集之威猶恐其亂乃密誡諸州郡尅期一日而事畢故民雖姦謀相動不復及之今朝廷既惜強籍之名又為必籍之事命兩朝臣分使一路周環三二十郡幅員三數千里或未能親到但行文移州縣官吏方且各率所見異

同紛起但恐使人一出民心一揺後雖悔之或所難及願朝廷審加圖議事不憚改追還所下逐路轉運司宣命停所差官勿遣實天下幸甚國家之福也慺慺丹誠竊兾昭納

論弓手強壯充軍不便事

近覩宣命差官往陜西等四路募強壯弓手之充軍者事甚不便已於十九日具狀奏論未聞朝廷别有處分臣不勝憂疑敢再論其事至諸名募之狀已具條陳今

但言其必不可之理有二若名人情願充軍者而後籍之臣料必不集事今此遣使徒使朝廷失大信於天下州縣惶惑人心驚擾而已必欲集事則非強致之不可果強而致之喧譁相動禍變不測故此名募寬之則事不集急之則促亂臣前言所謂必不可之理有二此之謂也臣雖愚淺忝居諫列非不知邊陲勢急戍備事大衛兵禁旅調發不足今日之舉益朝廷非所獲已臣愚深思募人所以防禍難若今之為人未必為國家用適

所以致禍難者但恐朝廷之憂不在邊鄙而在四郊之外矣向者羣盜竊發潛匿山谷發卒數十倍捕之猶不能即擒久乃幸得自潰近日州郡奏報比比有姦盜相聚又京東西旱澇相仍民方艱食正月向盡首種未入朝廷尚須留意安輯振其不足更下此令民心謂何凡民之籍者四路不啻三十萬人今各不自保於去留之間此其搆扇唱和可不過為防慮萬一不逞之輩乘隙嘯動臣恐郡縣官吏不棄城而遁即拱手就拘雖以墨

翟之智不能以無備守也以陛下神聖威德而宗廟之
靈天贊神助則臣非所敢知者若專以人事料之但見
危形未見安理往者唐氏自高祖至懿宗傳十九主矣
其間戎狄侵軼數至畿甸大盜滔天輿駕出狩屢矣而
卒全大業者所恃民心不去根本未搖信令尚行也及
懿宗之世南蠻陷交州大起天下兵轉貨食以事之徐
方戍卒相率回戈連陷江淮遂啓仙芝巢讓之寇生民
塗炭因此危社稷今日之舉唐鑒未遠也夫賢智之謀

事有萬全之形而後有一跌之虞猶不以僥倖為之今天下猶古也陛下奈何處成敗之計如是之易乎伏願陛下更與大臣從容講求至如京東西州郡見管廂禁諸軍亦不少比州郡患於乏人每使命揀選不無多名留占若量逐處民兵隨其衆寡分番於本州防守盡代見軍赴邊此亦人情所便也朝廷機事非臣詳知揣摩以言精切未盡屢展螗蜋之臂上冒雷霆之威葢惟大義之所存故於蕞軀而無愛不勝宗廟之憂區區激切

之至

論點選河北強壯事

臣竊聞朝議於河北強壯三十萬人中點選二十萬人將以備邊葢三分強壯之數取其二也比來朝廷令下患在郡縣守宰多非其人智見踈謬吏因縁為姦以至侵害百姓今若不明為約束槩令點選少健但恐法出姦生令下詐起豪富而強少者獲免貧弱而老劣者被遣不惟民受其獘且致兵不得精今北鄙即有繹騷國

家恃以為備者在此強壯爾茲事體大處置宜詳臣竊聞河北諸郡元點鄉丁之時不拘等第貧富但户有三丁者點一丁五丁者點二丁七丁者點三丁八丁已上點至四丁而止今若令户係三等已上者據其元籍丁數盡取之四等五等者各減一丁至如户有五丁即點一丁七丁者點二丁八丁已上點至三丁而止如此則貧下之户得以寛其力郡縣之吏不得措其姦竊料樞府必有河北強壯之籍試以勘會等第約此之制必亦

不減二十萬人也夫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天下之事宜均之大者賦役為大矣伏乞聖慈特賜裁處

請選湖南安撫職司長吏等事

湖南蠻猺久為寇患跨連數郡被其毒害比來委任劉沆楊畋等以便宜從事兵連禍結屢致沮傷損國威靈陷民塗炭湖湘之外賦役煩興因循五年賊勢益大抄掠殘暴不可勝計夫以唐室之盛其成敗之迹可得而言自河以北即為寇境皆死命劇賊藪穴深固僅二百

年然而終不敢窺覬河南尺寸之地至懿宗朝縁安南之亂發方鎮之卒戍之遂有龎勛之事天下縁此以至瓦解龎勛一卒非有雄材重勢但以患弭於豫防禍生於所忽爾則朝廷之憂不專在於西北也若劉沆之輕疎楊畋之迂率近已除代而罷之然劉夔之詳雅清介以當鎮守之地可矣其臨事制變恐難獨任本路轉運使提點刑獄亦恐未盡推選宜為擇遣材謀精敏之士俾相協賛以共圖議諸縁嵠峒州長吏並乞檢校簡才

以處務同綏集以救數郡生民之命

請監防交阯人事

近聞交阯遣人入貢見已在道頃來朝廷以其外藩小國諸事忽易之緣路至京並無防閑恣其出處與州縣交通交阯近歲併占城邑其勢稍張又與廣南邕儀諸溪洞蠻婚姻連結今湖湘猺賊尚未衰翦嶺表遐遠事宜留意向來國家所以待夏州人使事可為戒也欲乞特遣小心廉慎幹事使臣一員密諭之意令往前路押

引交阯人到京及回出界除依常交易外使無得恣與諸色人交闗通接外若朝廷稍加恩遇之意實以周防姦詐事體為便

請延名近臣訪議邊事

臣微聞外言北人不守封畧築城鄙上邊吏諜知料閲兵馬且復遣使來事固未審虛實然國家與之通已四十年事窮必變起利盡則交疎理之常者顧但紓緩歲月北方諸國羈從於彼者如奚高麗達靼常内懐不服

特強役屬之爾去冬彼以衆臨河西自謂拾芥之易既而遁散以歸内羞諸國且疑我之納夏人既羞且疑則其起辭生事思有逞於我豈保無他夫兵危事也不當易言之若信好可繼朝廷豈願事北敵即事至於不獲已亦在上下奮厲講所以折衝之策圖所以式遏之算河朔之兵不啻三十萬邊境千里塘水居其八得以專力而控其要害城邑樓櫓守在九天之上若頓重師澶魏中山堅壁而勿與戰清野以待其敝出奇伺便邀其

重歸是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矣且彼久與中原通甘心豢餌其貴人習於驕佚其部人不練於戰鬬於其末俗衰敝已甚而又母子兄弟内結疑隙上下離貳持去就心此其亂危之形中國可乗之機會若朝廷有意於遠畧幽薊可圖也尚實能為中原患哉誠陛下震其威靈廟堂審其計議内外文武各致其力使彼一舉而不得志不有内變必有外叛諸國勢且瓦解山後之地天其或者使復合於中土未可知也臣願陛下思患預防

考謀事先秋氣漸清宫殿凉爽時因燕閒延對大臣俾各盡其謀猷以定其帷幄一日有邊境之急庶無倉卒之擾今西疆粗寧縱不保其久未有旦夕之虞也其將校可任者稍徙河北使得與士卒相服習漸諳土俗至於選官吏峙糗糧繕器械葺廢牧皆今切務而可以素備者也備而未用為政之常臨事紛紜何以鎮静此皆朝廷𠪺熟之論而儒生之常談臣忝在近班愚慮所及不敢自隱惟宸鑒裁擇

論西北將率事

昨北使蕭英等回朝廷處置北鄙雖增兵飭壘事為之備然所遣將率未盡推擇臣聞之軍志善待敵者無恃其不來也當為不可勝恃我有以待之故城雖堅兵雖衆財用誠給苟將率非其人無足恃已故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惟陛下念兹在兹即戎騎敢越封畧使楊崇勲在鎮定夏守贇在瀛州劉渙在滄州張耆在河陽陛下得高枕乎雖愚夫童子亦知其必敗事也葢

朝廷非不知崇勲等之不足使也迫於用人之常體慊
然而遣之爾必欲上寬倚注之憂下為衆論所信自非
已試之效者不足賴也勢不得已莫若且取陝西偏裨
之知名者如狄青范全輩每路輒徙一兩人況自西鄙
用兵已來三年于茲立功將士如青等未嘗得一到京
輦仰望天顏若以此為名召之赴闕量其材器稍遷用
之追崇勲等使奉朝請議者必謂西北事均若青等被
奪必恐西帥有辭且陝西四路各據千里之地連城數

十官吏將佐以千計勝兵衆矣豈不能選練偏裨以自為用一旦天子登一小校于朝而辭焉愛君體國者義不如是及兹盛夏邊未有虞可速致之比富弼使歸幸而盟好未渝即各還之本路若敵騎南向且使分捍北方事機所懸乞賜裁察

請委夏竦經置河東事

竊惟邊事河北河東為慮均也河北有塘水之險城池樓櫓堅完糗糧芻藁有備至於器械防守之具甚設而

有河洛以通漕輓其控禦之勢皆有素也若河東鴈門太原乃自古匈奴入寇之路土瘠賦重其民貧山險難於調運事事之備非河北比也比年以來二敵擕貳北人得以西事為名駐帳雲中修築城堡輸藳委積堂堂道路臣恐他日二敵解仇合從勢必為并汾患兵法固有出於不意避實擊虛者矣伏見近降制付夏竦以河東知朝廷留意已深矣夫河北東於盟書一動一為輒有顧避河東介于二敵之交而處不疑之地得以用意

規畫先事完備間茲二邊之暇宜專力于此方今因夏

竦朝覲願陛下親諭此意屬之經畧朝廷庶事為之應

副則一路寄委不為虛授也

請令二府各舉將率事

臣竊思二敵通謀三邊設備外則民力漸困内則府藏

寖虛將帥既少才謀兵士又非精勁安邊攘寇未見長

策天下之勢深索維持惟是用人尤為急要直須不次

選擇材能伏乞陛下特降宸旨令兩地大臣人皆舉其

所知或有智勇堪任將率勤幹可治錢穀但其才用明有所長者各舉三數人俟其舉上陛下以暇時御便殿將所舉奏面質舉者其前來已試用之迹及將來堪任使之狀使據事實陳其行能衆以為然即與進用不惟拔擢得人亦可以見大臣知識之深淺但用得其才人思陳力即可以下集衆務上分憂勞也

請選擇河北沿邊守臣事

臣頃年奉使見北邊塘水渺渺如江湖間有淺深舟車

皆不可渡蓋占北疆三分之二敵心依依南望而踟蹰抑知此之為憚也國家與北通且四十年所以經畫禦備茲實功利之大者其塘北州軍若雄霸州廣信順安安肅永靜等軍尤為要害何哉有此州軍則塘水之險為我有無此州軍則塘水之險翻為敵用自慶歷二年為敵要盟更易誓書緣邊州軍不得添屯兵馬邇來諸州軍戍守漸虛臣計河北備豫之策莫此為大使敵而見此利盜機竊發出於不意襲取一兩城則四十年功

緒一旦而失之河北之勢搖矣伏乞朝廷深用意推擇
此諸州軍守臣輯和其軍民周防其窺諜其見在兵馬
先行戒勒諸路部署司緣邊巡檢安撫等司緩急不得
那移抽動常加訪察過為之慮北疆之切務也

請朝廷先圖議待契丹人使事

臣受勑館伴北朝人使自雄州奏到至今已多日猶未
聞過界臣愚輒過有所慮不敢不致諸朝廷臣過為慮
朝廷過為備事愈於忽之也竊聞使來之由邊臣所上

事宜以為往討呆族使其事止於此可矣一昨西寇遣人稱和北主自以為功至於其事詰孫抃等此其責謝之意不淺近楊守素之來如聞和約漸合今彼若聲言西征因而點集且使朝廷不得為備俟守素出境得我之情而後遣使者以來因以其衆留境上以待報又其邀求有必不可從之事萬一敵謀如是未知朝廷何以待之比守素之來朝廷料賊情誠耶偽耶廟堂之議密外莫得聞如出於偽也則二敵固有異謀矣守素入延

州其來意具見及其到驛且留二十日屢請還國而後遣之外議以是窺朝廷處置大事為慮不素定夫謀國料敵不先事於幾微禍發而後救之是不知曲突徙薪而必待於焦頭爛額爾今北使此來事意尤不可測臣誠願二府先熟為之計有以待其所發而即應之若事至時而後議即恐倉卒有所不審者緣是亦使足以窺我深淺寖生輕慢惟陛下與大臣詳慮

請省緣邊騎兵事

臣近因減省縁邊供輸之勞紓天下物力之困今雖峻行裁節精為鳩聚若會所得粟究諸費是猶益之以畎澮泄之以尾閭量入為出非所以持久者也伏請選擇近臣令奉明詔分使諸道就諸邊臣與之深議所以豐財畜用守備經遠之計内外相應本末同體庶幾乎功利之可舉即如縁邊騎兵計蓄一騎可以贍卒五人西戎出善馬地形險隘我騎誠不得與較走集也多留馬軍既不足用徒索芻粟今方北備北敵乃是用騎之地

乞以陜西新團土兵多换馬軍東歸一以省關中之輓

輸一以備河北之戰守

論地震請備寇盜事

臣伏見諸路地震自荆湖川陜山東河北河東陜西至于嶺表相繼未止比者沂州地震于後兵難及今適定此際登萊山崖摧圮災異所示恐不徒然歷考前志之言益地主陰陰者臣道也民也蠻夷也推之今事凡任內外之重即無權强之臣則今事之可憂者外備蠻夷

而內撫民爾西北二敵朝廷以為大患故於守禦素為用心至如湖湘之間蠻猺作梗一方塗炭七年未解近日衝突稍及嶺外如或不即平殄事亦不可輕忽而又海南交阯氣燄漸張路接邕容傾連溪峒南方之事理須經畧昔唐室之盛屢有中原之難蕃戎再入京城而王室尋復寧定至懿宗時安南都護李琢失于撫御蠻寇侵擾遂至用兵度支困於餽食方鎮疲於更戍因而有徐州龐勛倒戈之變天下緣此以至危亂則知事嘗

起於細微禍常成於所忽也至如京東西兩路中國根幹畿甸屏蔽緩急所資常須安靜以鎮天下然每患寇賊淵藪其中所幸歲得豐穰必不大至連結若因之以邊警加之以饑饉法不勝於姦宄亂必始於鄉閭何以言之自慶歷初遣朝臣分往京東西等路招刺強壯弓手充宣毅軍俄又聽其傭人自代于時臣知諫院固爭此事朝廷已行不為停罷今民力所以大困國用所以一空蓋由一舉之失也其諸州宣毅悉聚游惰不逞之

民非有材力技勇之所程選也後緣先化軍軍賊竊發朝廷條約失體姑息過當如養驕子轉生怨懟臣比在審刑諸州奏到宣毅兵士文案無月不有大則謀欲殺官吏刼倉庫小則謀欲殺民户入山林多至三五十人少亦一二十人以告賞之科重故有謀輒被告發雖教閱乃同兒戲無益軍國坐竭官私不征不役居惟念亂脱乘釁間必有應響之勢此其亂階一也初點定強壯已屢經教閱鎗刀弓弩各常學習及後招刺之時既聽

傭人充代而其強壯本身並有身力例各不勾農業遂樂惰游攪擾里閭侵凌細弱趨坑冶以逐末販茶鹽而冒禁儻緣凶歉搆扇流民結為盜賊必先此類唐之巢讓由此起者此其亂階二也又京東西之民多信妖術凡小村落輒立神祠祟祟之民惑於禍福往往奔湊相從聚散遁逃相蔽匿官不得知惟知畏神不復憚法寖使滋蔓恐益成俗漢中平元年黄巾賊天下同日起凡三十六萬衆各有部率由積妖而成也晉盧循輩乃歷代

常有此事此其亂階三也所謂地震之異儻在民與蠻夷此其最可慮者潭州劉夔清素士也恐非應務之才邕桂長吏尤宜推擇才畧宣毅冗兵漸謀消汰之術民之先在強壯籍者其干法冒禁謂須別立峻防頗聞民閒猶多當時教閱兵仗亦合嚴降約束收納入官村落神堂令所在毀拆密加察捕民之習妖者此亦思患預防之大畧伏乞採納施行

秦州奏唃廝囉事

唃厮囉（據譯佛謂唃兒為厮囉漢語佛兒也）本名欺南陵溫籛逋西域武三咩人蓋唐吐蕃之裔吐蕃在唐為大國威長夷狄大中以後部族衰散然其種貴羌戎至今尊服武三咩去今唃厮囉所居青唐城經隅諸番極遠其祖父名字未詳但傳自唐已來世襲為結逋（據譯結逋天子之號乃借也）太宗朝李繼遷大為邊患西鄙不堪其擾設重購以募諸戎討賊既而西涼府首領潘羅支應募殺繼遷賞典未行而德明納款朝廷受之潘羅支竟為德明所破蓋無遺類

以故西蕃無主蕃部聳昌厮均等遠赴三咩迎溫籛逋以保其地時年十二歳欲就河州起立文法起立文法蓋施設號令統衆之意有宗哥城蕃僧李遵與邈川首領溫逋奇誘略溫籛逋入國州城即唐廓州遂成立文法漸次蕃部歸順赴宗哥城住坐娶李遵女以遵為論逋論逋漢語宰相也祥符八年秋唃厮囉遣蕃部杜作往秦州東北斷頭山扇動蕃部欲別立文法至九年春南市蕃部郭厮敦引唃厮囉復遣李遵魚角蟬等領衆寇邊曹瑋令蕃官李厮郍金

伺知情實領兵邀戰于三都谷口大敗賊衆遁歸本道
明年又遣兒樂耳丁等諸羌兵馬入寇三都谷度龍口
曹瑋復破之蕃衆退由野吳谷截山過永寧等寨瑋又
遣兵追至啞兒硤西再戰漢兵不利而還魚角蟬遂留
古渭欲招集番部瑋令首領張小哥今訥支撓散之李
蘭鐔祖
遵又使唃厮囉領兵往西涼府有所討伐而以敗歸唃
厮囉怨為李遵所使因而搆憾李遵姪訥厮結等竊誘
唃厮囉往邈川城就溫逋奇住坐以溫逋奇為論逋至

天聖九年十二月溫逋奇遣㑩㑩齎沓字鞍馬乳香入漢告稱唃厮囉乞通和秦州以聞蒙朝廷宣賜唃厮囉溫逋奇對衣金束帶銀器衣著後又差人入漢進謝恩馬准天聖十年九月六日宣唃厮囉除寧遠大將軍受州團練使每月支大綵一十五疋角茶一十五觔散茶五十觔溫逋奇除歸德將軍月支大綵十疋角茶五觔散茶五十觔因賜物有差溫逋奇復叛幽唃厮囉置穽中防守而身領兵他出防守人同謀出唃厮囉收集人

馬以拒溫逋迺奇閉城相持溫逋迺奇敗死因此遂于青唐城住坐至今景祐二年十二月除授保順軍節察留後月支大綵三十疋角茶三十觔散茶一百觔寶元元年十二月除保順軍節度使每年支大綵一千疋角茶一千觔散茶一千五百觔至康定二年正月除保順河西等軍節度使自後郊禋並蒙加恩至祫享恩命即今係推誠順化忠亮翊戴功臣西番邈川大首領保順河西等軍節度使洮州涼州管内觀察處置押番落等使特

進檢校太尉使持節洮州涼州諸軍事洮州涼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武威郡開國公食邑九千户食實封二千四百户見住青唐歷精耶里城唐廓州也去漢約一千二百餘里蓋番俗以其慈厚故呼為喃廝囉年約六十五六歲即不知所管部族兵馬的確謹具本末奏聞

奏第二狀

臣自受命知秦州到任體問邊事本州西路堡寨熟户

蕃部之外即與西蕃唃廝囉地界相接頃年唃廝囉有長男瞎氊第二男磨氊角皆叛其父瞎氊在河州磨氊角與母安康郡君李氏在宗哥耶卑城住坐分據土地部族各立文法其磨氊角與夏國及邈川首領溫郢成俞龍通和溫郢成俞龍父溫逋奇早年為唃廝囉所殺結為世讎有此三部分牽制事力不得齊一嘉祐三年二月中瞎氊磨氊角並因患亡歿各有子蒙朝廷補署承襲又緣瞎氊長男木征自父在日即被青唐族蕃官

瞎廝鐸心并男瞎欒勾扇出離河州見在近漢地名摽
納城居止即未能統服蕃部其河州側近雖有木征弟
瞎吳叱等係軍主名目亦無力量所有磨氈角男瞎雙
欺丁及祖母李氏已與諸酋領歸順喃廝囉當年十二
月喃廝囉遂離本住青唐即日見在宗哥耶卑城與李
氏并瞎雙欺丁同居其溫郢成俞龍亦已於嘉祐四年
四月因患亡歿後來喃廝囉第三男董氈不住領人馬
攻劫郢成俞龍男溫場波訥令支地分收降通斫令等

城并人口孳畜不少見更侵廹邈川城又自嘉祐五年秋冬至今年春以來與夏戎連兵相持多是董氊揔率兵馬鬬戰屢次摧破夏人枝梧不暇自去年夏秋不住據沿邊探報稱有西界首領忙迷等賫送金器錦帛并駱駝般䭾信物赴唃厮囉投下商量和斷結婚夏戎屢遣使人唃厮囉久未聽許已上事節臣已於嘉祐五年九月及嘉祐六年八月兩次具狀奏聞訖緣秦州寨外熟户有順漢者有順夏州者有順西蕃者有並不順屬

名生户者參雜住坐以此道路不通商賈不行自來只
憑邊寨蕃官體探事宜所以難盡情實去秋竊聞夏戎
遣首領詰闕已是妄有邀求大作點集兵厭秦境其置
寨處去邊界止七八十里威遠古渭熟户蕃部逃入山
林依險自固謂必乘勢侵軼不意漸却抽還料是與唃
厮囉和斷未成懼董氊乘虛襲其後自後經冬以至今
春緣邊探報二羌絶不復交兵竊慮已是通和近復聞
夏戎所遣使輒僭稱官號不循常禮若二羌果通恐遂

搆邊患又董氊娶契丹女為妻契丹與西蕃本自異類風馬牛不相及而忽萬里通婚情實不測唐時吐蕃規圖川蜀以維州巖險控其要害遂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閽者而生二子二十年後蕃婦所生子為内應開門以納蕃兵維州遂陷臣詳觀西蕃向時唃厮囉瞎氊磨氊角分據地界各統部族今既併合為一力量足見强盛又唃厮囉已是年老一旦殂歿董氊承襲其人驍悍善鬬戰已為衆所服而又連婚契丹合從夏戎臣恐邊陲

之憂其所結連深固陰謀交通不可不過慮前西事之時寇兵雖不曾深入秦州境内然昊賊猶嘗略地至古渭以啗厮囉不與之通故不能定而還昨修築城寨時古渭之人猶以為辭迨至事勢頗異當時今勘會秦州管下所統蕃部蕃官一千五百餘人諸族帳共一十九萬八千有餘人騎平時羈縻外為屏蔽若緩急欲糾合不可恃以為用也而西路諸部族率多富實益秦州南通巴蜀控引諸蕃自關中諸路商旅之所萃止又自展置古渭一帶堡寨

深在蕃界蕃部交易為便故貨利湊集近裏諸寨城市為之寥索凡此皆所以名戎者但以向時未嘗被寇故守備諸事尤為因循朝廷所遣偏裨將佐頻比內地不出精選駐泊禁軍多見抽減即今見戍數雖不少然秦州堡寨四十餘所其係要害屯守處多又本州寨戶例皆單弱臣自到任常切招補安存訓練然非涇原環慶之比也今戎狄之情釁已萌是邊鎮預備之日若夫撫和戎落蒐補卒乘繕完堡壁除治器械此邊臣職分敢

不勵力至於綏懷戎狄選練將帥長策遠御事在嚴廟

臣忝當方面職思其憂臆度事幾愧於愚短謹具狀奏

聞兼加圖議

樂全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樂全集卷二十三 二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録監生臣左振麟

樂全集卷二十三

宋　張方平　撰

論事

奏夏州事宜

近者夏戎寖驕慢所遣貢賀首領輒假竊官號淩僭之狀暴著臣在秦州雖去諒祚住坐處遠然邊事相關頗知其動靜夏人數易西蕃前年交兵數為董氊摧敗忙宗東明等族因此構釁被誅諒祚既除樵迫遂懷侈汰

觀其妄作蓋是狂童野心非同元昊之權譎變詐豪勇神斷者也初元昊欲阻命先威服諸戎潛通契丹結輔車之勢法令明審能用其衆戰勝而無輕狃之志雖覆軍殺將然不過邀鹵獲之利所破城堡亦不能有也不五七年其力已自困況使一舉而有所不利其勢固無以復振幸朝廷撫徠遂至納款猶終不敢極上僭之惡今此狂童只緣誅三強族自謂人莫我敢忤輒爾驕盈北連兵於契丹南結仇於邈川睥睨中國欲負恩信其

經事舊人蓋懼其敢行誅戮雖有忠謀善意莫為之盡其實上下離貳其部族苦於苛斂若其妄動恐或是其自取亡散之期以臣愚見惟望朝廷嚴戒邊吏但遠斥候繕堡壁除戎器羌寇或至謹據要害以守境保民勿與爭鋒逐利精遣間諜重開賞募以招納其亡叛而潰其心腹此今日禦戎之上策也且戎寇屯集不能曠月日相持恃持重可以敝之但使集而無大利自難再舉矣儻忿不思難虐用其衆契丹窺其釁邀川乘其敝至

於帳下之變勢且有之天其或者昊賊之餘殃其將降罰此羌也

論國計出納事

三司勘會陝西用兵以來内外所增置禁軍八百六十餘指揮約四十有餘萬人通人員長行用中等例每人約科錢五百月糧兩石五㪷春冬衣紬絹六疋綿一十二兩隨衣錢三千計每年共支料錢二百四十萬緡糧一千二百萬石准例六折計七百二十萬石紬絹二百

四十萬疋綿四百八十萬兩隨衣錢一百二十萬緡每次南郊賞給六百萬緡内馬軍一百二十餘指揮若馬數全足計六萬有餘疋每年支草一千五百一十二萬束料一百五十一萬二千石其係三路保捷振武宣毅武衛清邊蕃落等指揮並本道土兵連營仰給約二十餘萬人比屯駐戍兵當四十萬人本道稅賦支贍不足募商人入中糧草度支給還錢帛加擡則例價率三倍茶鹽礬緣此法賤貨利流散弊悉歸官又自慶歷三年

以後增添給送西北銀絹内外文武冗官日更增廣以此三司經用不贍慶歷二年六月聖恩特賜内藏銀一百萬兩絹二百萬疋仍盡放免日前所貸内庫錢帛慶歷三年八月又蒙恩賜内藏紬絹三百萬疋據此銀絹六百萬疋兩為錢一千二百萬緡支用慶歷五年又將江南所鑄到大銅錢一十萬當小錢一百一十萬貫支使及今未滿五年相添費用已盡乃是每年常將内藏銀絹近三百萬緡供助三司經費仍復調發諸路錢物

應副方始得足即日外州府庫搜刻亡餘不知內藏蓄積幾何可供今後支撥天下山澤之利茶鹽酒稅諸色課入比之先朝以前例皆大有增剩可謂無遺利也若據國家天下之廣歲入之數自古無此之多者然有司調度交見匱乏直以支費數廣不量入以為出所致爾方今急務莫先貨食貨食不足何以為國昔唐自天寶之亂肅代之後禁軍乏餉畿甸百姓至挼穗以供兵食登都城門以望貢奉之至王室可為危蹙矣然患難既

平則兵有時而觧兵觧則民力紓矣今禁兵之籍不啻百萬人坐而衣食無有觧期七八年間天下已困而中外恬然不知云救萬一因之以寇戎加之以饑饉則國家遠計臣恐智者難以善於後矣請舉一事而言則他可以類知也景祐年中天下預買紬絹一百九十萬疋去年至買三百萬疋諸路轉運司率多詐者有司未如之何已議者徒知茶鹽諸貨利之法獘而不知獘之所由詳求其故法實不獘勢使然爾置兵有籍則邊費可

省邊費省則兼并之民不能覬時緩急以侵利權然後有司可以制輕重矣臣以不才謬當大計職憂所切心如焚灼推諸利害至於根本則闔柅動靜臂指伸縮乃繫二府非有司所預謹具大畧乞下中書樞密院審加圖議裁於聖斷變而通之允底蒸民之生茲爲適治之路

再上國計事

臣昨曽約計天下財利出入之籍知天下之所以困本

於兵因勘會自寶元慶歷後内外增置禁軍歳給錢帛糧賜等數進呈乞朝廷圖議其事有以弛張之伏以太祖皇帝取荆潭收蜀廣南江南備晉寇禦西北二敵計所蓄兵不及十五萬（國初得周兵十二萬後平蜀揀其精兵止留一百二十人及乾德中選練中外之兵止存十萬益極精鋭也後乃稍增及十五萬人爾）太宗皇帝平太原備西邊禦北塞料簡軍旅增修戎備志在收取燕薊蓄兵不過四十餘萬人先皇咸平中備西邊禦北塞召募戰士至五十餘萬人及契丹請和祥符以後稍稍消汰

弛馬牧地給耕民先帝常語宰臣曰天下兵馬之數雖不少精鋭者鮮且今之兵與古不同古者三時務農一時教戰民即兵矣今皆坐待衣食國家經費至廣不可不慎於選練向敏中曰軍額漸多農民轉耗近準詔旨已往名募亦去疲老大減冗食帝曰卿等常宜講求務于經久之要邊將占兵自固者輒罷之先帝常詔環慶路減神勇兵還營周瑩言當路兵數非多未敢便減上曰西邊難得芻糧每歲役民輸運瑩無心惜民亦可知矣即以曹瑋代之至於寶元幾四十年可謂久安矣向因夏戎阻命始籍民兵俄命刺之以補軍籍遂於陝西河北京東西增置保捷武衛宣毅等軍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揮武衛七十四指揮宣毅二百八十八指揮此其尤多者佗不具載既而又置

宣毅於江淮荊湖福建等路（淮南三十二兩浙二十二江東十三江西十七湖北十九湖南十一福建十二指揮）凡内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百萬其鄉軍義勇州郡廂軍諸軍小分半分剰員等不列於數連營之士日增南畝之民日減邇來七年之間民力大困天下耕夫織婦莫能給其衣食生民之膏澤竭盡國家之倉庫空虚而此冗兵狃於姑息寖驕以熾漸成厲階然且上下恬然不圖云救惟恐招置之不多也且太祖訓兵十萬人以定天下今以百萬

人為少此無他爾各茍及身之安莫為經久之慮也夫
茍且者臣下及身之謀經久者陛下國家之計今負販
之家猶汲汲於擔石之備安有不慮經久而可以保全
天下者哉比歳以來三路入中糧草度支給還價錢常
至一千萬貫上下邊費如此何以枝梧臣較今大計加
之百萬不為益減之百萬不為損而比來鬻官六千緡
者與簿尉萬緡則殿直諸監筦場務官準課程以立賞
格收羸至三二千緡即以次遷陟不知賣官遷官幾何

員數可供三路一歲糧草之費是謂聚畝澮之微供尾閭之泄也淺陋之人更言遺利以裨經用末矣蓋財計盈虛時事安危繫諸兵而已矣景祐以前兵五十萬三司財用無餘及今而加一倍則何以得足臣近約度今年在京支計前已進呈只是准擬常程用度圓融變轉僅以有備過此以往若更因之以横費加之以饑饉雖有智者亦恐難以善其後矣況臣之愚敢期克濟惟社稷之福祖宗之靈陛下至仁盛德有以感格天地降之

以善祥報之以有年則兆民之所賴也若觀諸人事臣愚竊甚寒心伏望令中書樞密院檢會臣前奏審加計議裁於聖斷早為之所猶須效在累年之後如救焚溺緩則益不及矣

請節省財用事

伏以天下承平為歲深遠而國用不贍民力益困今聚師境上調費寖廣倚於經入則財不給加以横賦則人不堪救兹交急特在陛下身先於率下惟事事乃其撙

約而已臣竊惟陛下躬勤節用克自抑畏凡諸服御殊
為菲薄而茲中外之論皆言用度之過臣竊疑之葢宫
闈嬖昵左右近習假威恣横敢為欺誣仰恃仁慈緣為
姦弊且禁中呼索輒稱聖旨有司應奉皆為上供故外
人不知其詳而譏議累乎聖德國家帑藏之困乃羣下
侵牟之蠹也伏願陛下上念宗社之計下以生民為心
彼婦人宦者何煩過為姑息超然遠慮斷自天心試取
先帝之世及陛下臨御以來天聖之初宫司帳籍如内

東門之類比較近年支費金帛則知增損豐儉之數以一言裁減之恩為萬方富庶之本兆民所賴為幸實深先朝以前事恐難繼若天聖初體例夫豈遠哉因降詔書諭天下以陛下憂邊之心愛民之故則將卒聞之孰不奮勵以援命士民聞之孰不鼓舞以稱仁至於外諸司庫務凡百横費乞特置司局選用公平通敏諳曉時務之士三兩員條理之而以大臣一人監領其事其不便者惟是左右主當之臣爾誠陛下斷之不疑無容阻

撓則上可以資德美下可以施恩惠内可以集國計外可以成武功效速而利多事近而德遠此當世之切務也

論減省財用事

臣近受勅同賈昌朝等定奪減省財費竊聞淵旨先自宮禁裁省一切用度至於聖躬奉給緡錢亦令罷供此蓋陛下身先勤儉為生靈計夫減省所為者自下而議上則於體不順由上以率下則於名為正臣願以禁中

所行之事擇其大者三數節宣示外廷因發明詔使天下共知聖意憂邊愛人之深則中外臣庶得不體國家之急上承美德者乎特在陛下斷之清衷不屑細言則成效可冀也其有徇己之利與則喜奪則怒此女子與小人之情怨謗所由生也臣輩敢不竭精盡慮上副天心

請校會邦計事

伏見西事以來應副邊備天下被其勞凡百賦率至增

數倍當時朝旨蓋為用兵之際權宜應急豈敢承以為常今邊防雖已漸寧而縁邊戍守未能徹備四方添置兵馬數亦甚多向之所增賦斂必難復舊何以慰天下百姓之望朝廷所以綏懷二國者正謂寛財用紓民力以厚為之備也今乗邊事之間豈可優游虛度歲月不切講求經久之計若遂恬然憚於有為臣恐民力日困財用日匱難以善於後矣今内自三司外至發運轉運使凡掌財利之官簿書期會猶不暇給豈暇為國家生

民遠慮者哉臣欲乞於兩省已上官選差才敏之士三兩員就三司與使副據國用歲計之數量入以為出平貨物之輕重通天下之有無校其利害之源以革因循之弊旋具事節先到中書樞密院開陳商量必久遠可行者奏上取裁若細碎之事無大損益徒成煩擾不須施行所冀助財用紓民力當今之切務也

再奏請劄子

方今天下切務無先貨食貨食之原在於三司而計臣

事務煩綜簿書期會之不暇給豈暇及於國家根本之
慮哉故於去年曾上言乞於兩省已上官選差三兩員
就三司與使副據歲計之所入約中外之所費移用之
法則權其輕重率斂之物則通其有無參究利害之原
刻革因循之弊所兾寬財用紓民力助三司均節之體
者也自後未蒙朝廷施行不測所以難之之意今不乘
邊事之間急講久遠之策臣恐民力日困財用日匱恐
朝廷重於生事欲乞且令三司將天聖中一年天下賦

入之數及中外支費之籍與昨一年比並條上則國家之大計可校而知矣如是而可以經久則善如其不可則豈得恬然不深慮哉前所上劄子伏乞更賜詳擇

請别差官議財計事

臣近曾上言乞差官就三司議財計事近聞已差臣及楊偕且臣本請推擇才識之士已而自當其選搯攬事任以為已功干涉物議理甚不可縁臣忝處言責之地故思慮所及合以陳論豈其淺愚果能周務其所裁定

之事雖更經中書樞密院商量就復有失將使誰言乞
賜別命近臣於體為便改差高若訥

奏財計未便合商量條件

臣昨請差官就三司同議財計事訪於衆議凡公私利
害比比而有今舉其大要列上五條略開其端餘繫所
議凡如此事必料中書樞密院及三司前後皆有臣寮
曾上言其便宜亦乞檢會送下本處參詳可否施行一
陝西河東見行財幣利害合議定經久之法以便官私

一天下常平倉所以權歛散平輕重合議興舉一兩川久來將諸場務課利變納銀及自西事已來增賦絹布數多民力交見困竭合議救革一淮南諸鹽場積鹽相因而江南遠地荊湖兩路民無食鹽官有遺利衆謂通商為便合議施行之法一諸路入中糧草利害極多本為窮邊艱於輓送計其役費募人入納比來豪賈遂擅公利因國緩急反操輕重其間地有險易歲有凶穰平准遣宜合行議定奉聖旨送楊偕等商議

請省陝西兵馬及諸冗費事

臣伏聞陝西夏旱二麥不收近雖有得雨處秋田亦未必有望民已艱食頗有流移邊鄙雖寧兵戍尚衆因之饑饉事實可憂芻糧委輸最為切務朝廷綏懷夏寇本為休兵息民若其役費不紓必見物力日困經久之計殆無以支又比來諸州累報地震考諸咎證由陰有餘夫陰者妻道也臣道也民也外蕃也此時後宮無過制外廷無權強所當戒慮者民與外蕃爾內安民而外待

强蕃其要在貨力有備而已今境上堡寨兵分力微假如寇來勢必不能出戰如其守也即隨處土人自應足用況春夏之際敵人必無大舉若每年三月以後緣邊所屯軍兵一切抽向内地就食至八九月復遣出戍又邊城一馬之給當步卒三人既多羸駑不任馳敵平時虛糜芻粟動輒兼人送命若今後所發緣邊屯駐馬軍約度足以巡邏外稍用步人替還寛減調度此其約也近聞勾抽陜西提點刑獄曹穎叔到闕欲令減省邊計

臣兩見穎叔據其說晝亦恐虗行今邊臣惟務留兵朝
廷無肯任咎悠悠穎叔如大計何必在內外協心休戚
齊慮乗邊隅之粗間極夙夜以疚懐倘詳利害之原猶
有異同之論斷之欲獨當繫聖裁穎叔此行每事乞明
與處分凡千冗費深加裁減如恐其勢輕重難獨任或
推選近臣一員承命而往其陜西四路部署乞各賜一
詔書諭之此意使與穎叔公共計議所有陜西轉運使
亦乞察臣前言早賜別行擇任

請減省河北徭役事

伏以國家通好契丹三十七年于兹矣邊人不知有戰爭之患餉餽之勤保其父子室家安於耕桑畜牧宜乎生業益殖事力加裕而比屋彫瘁率無蓋藏一穀不登莫能自濟臣愚竊思其故其弊有三一曰廚傳二曰徭役三曰河防自和好以來邊將無所事惟以酒食宴樂苞苴問遺名聲相傾惟恐不逮公錢不足則取於百姓百姓不足則賈以求贏賈又不足則有傾私槖以繼之

者羊豕不得擾于闕雉兎不得安于野行販者不得共其利擔負者不得寧其居此厨傳之弊也又民之大害惟在更徭有丁觧州役即被縣差家無兼丁自身營業故凡役事率以雇傭二年一更傭金不減十萬中人之家耗矣夫如是百姓安得不困臣獨竊歎邊陲無事逾四十年不能公私充實備於無患而竭民之財產於不急之役及官吏口腹逸欲之費一旦倉卒蕭然無所恃惟彼河防猶為國事所不得已者欲乞朝廷選官與河

北轉運使盡取一路郡縣凡民之籍以較徭役之數益減節之所有州郡廚傳餽贈之弊深料此事亦非官吏所願然蓋體例相習彼此相形雖有愛民節用之心勢不可獨異臣謂宜明為條約事為之制則雖往來使客亦自絕過望之心至于毀譽愛憎亦當漸自消弭然後裁損用度以充公私之備詢考名實以覩郡縣之政三數年庶乎民之富庶必有加也

請選河北河東陝西轉運使事

切惟今邊事粗寧正是朝廷日夕留意思患預防之時若夫撫綏疲民均節賦役與事切近而可以致功利者三路轉運使最當精選也如陝西河東殘敝之餘而用某等今又除某官此遵常守故叙遷次補而已任才濟務則未也近某官授河北衆亦非允然有與共事猶可相兼其陝西河東各乞特選一員代去其尤不任職者聊以下厭物論夫有言責者事有害於理則言之可也相時俯仰依違其議蓋懲髙論之無益度朝廷之能行

者而少取其效爾

論京師軍儲事

臣竊惟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者也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裏山河形勝足恃自唐末朱溫受封于梁因而建都至于石晉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強敵共平原之利故五代爭奪戎馬生郊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摹畢講不還周漢之宇而梁氏是因

非樂是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今仰食于官廩者不惟三軍至于京城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于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最急最重臣慶歷五年權三司使嘗取責到在京諸倉見在斛㪷數人糧一千三百萬石是時每月約支三十四萬有餘石計可備二年一十一月日支遣馬料三百二十萬石是時每月約支四萬餘石計可備七

年支遣今次受命再領邦計昨於三月中取責到在京諸倉見在斛㪷數人糧八百萬石每月約支四十萬石計可備一年餘八月日支遣馬料七十萬石每月約支四萬七千餘石計可備一年餘四月日支遣自慶歷及今適十年之比計所虧耗五分之二為國遠慮竊所寒心究所以致然者葢自慶歷七年揀發京東西江湖淮浙宣毅兵士充填在京諸軍至於諸色冗食頃來益衆復自有事西邊内外支費不贍屢減東南之羅使輸緡

王府或州郡災傷朝旨輒輟糧運以救賙艱急亦緣諸路轉運積成廢慢年額虧減上下因循闕於督舉官失其守事忘其舊致令儲備益乏之如此日侵月削更五七年京師倉廩無一年之蓄矣夫金帛輕貨緩急易聚至於糧餽非素為備若因之以饑饉倘别有不可預防之事一旦闕悮豈可倉卒而致者倘有不給雖大聖智其將何術以濟此國家安危之計也臣才慮疎淺然職思其憂謹具所合舉行之事畫一條件如右

一汴河年額上供斛㪷六百萬石若每年般運及數可以年
支得給而有餘自康定年後西邊用兵經費不足每年常
將上供斛㪷折納見錢一石千錢為率或一百萬石或
五十萬石是時王師外戍在京軍糧月支數少減倉儲
供邊糴猶為有名自後邊兵還營京師增置禁旅人數
益多猶復時緣前例折納去年以恭謝大禮亦是於江
湖六路將斛㪷五十萬石折錢五十萬緡起發上京乞
特降勑命三司今後更不得將年額上供斛㪷折變見錢

一汴河上供斛𣁽本為京師軍儲自明道年山東荐饑朝廷以為憂特令截撥運米入清河賑濟自後緣此屢以上供糧斛外支諸路去年令截上供糧米六十萬石應副河北十五萬石應副京東五萬二千有餘石自湖南起發赴昭桂州卸納然州縣災荒理當賙救若慮害輕重則本末當有校矣乞特降勅命今後諸路災傷不得更議截撥上供斛𣁽只令三司多方擘畫就別路支移應副若極於艱急須至輟借內帑錢帛猶愈

於虧乏軍儲之患大也

一廣濟河年額上供斛㪷六十二萬石其實五十萬石内十二萬石因慶歷初京東轉運使奏南京軍營多每歲計度軍糧支移徐單曹濟州廣濟軍二税應副民力勞敝遂截上供運米十二萬石通舊八萬石共二十萬石充本京軍糧却從廣濟河認數般運填納所截粳米小麥其填數多是雜色粟豆已為虧損倉儲而又每年三司折變錢帛供助支費至和二年折三十一萬石嘉祐元年二十萬石或有盡

數折納之時只是三司承例施行亦不曾奏候朝旨今
年不曾更行折變然亦慮本路逓年不曾盡數起發斛
㪷以此綱運人船或有因循闕備乞降勅命三司今後
不得更將廣濟河年額上供斛㪷折變錢帛及下本路
所般年額斛㪷今後須得起發及數其綱船兵士常令
本司添填有備運路河道亦委本司相度擘畫取令通濟
一惠民河年額上供斛㪷六十萬石内二十五萬
石係淮南年額般赴咸平太康尉氏等縣充軍糧比

來發運司又於汴河上供年額内豁除此數顯是將此
斛㪷兩充數省司見行根問次其三十五萬石合是京
西管認起發近歲並不曾趕辦般運其到京之數每年
五七萬而已勘會皇祐五年曾降朝旨令蔡河撥發司
每年添般上供斛㪷數目本路辭訴部内災傷乞候豐
熟應副自後因循亦是催促不前今相度本路財賦不
至豐贍諸色支費亦多令辦年額必恐不逌乞降勅命
今後年額上供斛㪷特與減十五萬石只令般運二十

萬須管到京數足不得更有虧闕內供御小麥并油醋庫油蔴逐時依省司拋數供納外許以大小麥小豆黑豆穀粟充數

一黄河檢會景德二年勑陜西轉運司每年認定馬料三十萬石上京所有細色斛㪷如有剩數即行般運又檢會三門白波發運司編勑黄河年額上供糧斛委陜西轉運司並支新好斛㪷赴緣河倉送納仍常預報三門白波發運司計度人船般運若計度支移有失即罪在轉運司般運虧額即罪

發運司並令三門發運判官催驅般輦每至冬終具般過數目

比較申奏臣看詳景德二年正是繼遷騷擾西陲用兵陜

右困敝之際然猶漕運上供京師未嘗廢也勘會近歲

以來即不曾起發一船一運到京抑由中間天下無事

財力豐贍倉廩充實不以儲蓄為切務内外因循及寶

元中夏戎叛命遂不暇給頃來邊事寧息關中累年豐

熟本路財貨無闕朝廷至今每年供給物帛不少其舊

額馬料三十萬石合行計度上供乞特降勅旨下陜西

轉運司三門白波發運司起嘉祐二年秋一依先降勅命據年額馬料三十萬石須管般運到京數足

一在京歲支馬料豆麥約六十萬石近年計度多抛數下發運司起發遂以大麥黒豆粗色充數每年常及三十萬石計兵船口食水脚為費數倍今若令陜西京西及將京畿二税細色折納粗色歲計可以得足則汴河漕輓專令般粳米量以小麥充以年額此所謂轉江湖之穀以實太倉者也

一今以軍儲大計欲倉廪充實諸河所般年額上供斛㪷據見今綱船兵梢常患不足難更添數般運惟是在京坐倉收糴可免漕輓之費即今京倉月支軍糧四十萬石若坐倉收糴每月以五萬石為限猶有寬剩可以充民糴如此每年可得六十萬石其價例當隨時估定然通計中等價例每㪷一百文用錢六十萬貫勘會遞年春初內藏庫撥錢六十萬貫付三司添助支費謂之年退錢樁留此錢以充糴價可也即今計天下財賦所入中外軍國所費年支見在不

至交闕昨以河北災傷又河防為患本路艱急自三司供給除軍糧斛㪺外支撥見錢銀絹約八十五萬貫疋兩又約度今年年支糧草計置人糧馬料二百萬石以本路豐稔更於年計外添糴一百萬石准備軍儲凡此糴本價錢今已計度有備又今年見將麴院店宅務課利錢六十五萬貫撥還内藏庫填納至和二年分輟過河北便糴本錢約更用來年半年課利可以撥填數足凡此錢數並係年計外非泛支費總計二百二十萬貫

有餘即日猶據見在粗無闕乏若諸路豐熟邊陲寧靜
朝廷每事撙節别無横費則年退錢一項樁充坐倉糴
本添備軍糧足可那容不至闕悞
一備儲廪通漕運當今河道疏通藝祖開國首浚諸河按汴
渠本禹迹也春秋時已名見諸經歴代嘗濬之隋大發民開
鑿通濟渠其去古汴依約不遠自漢至唐雖都雍洛凡諸水
運咸資此渠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天聖已前每歲開理
縁河人户各蓄開河器備名品甚多未嘗有堙壅也天

聖初有張君平者陳利見始罷春夫繼以淺妄小人茍規賞利撙減役費以為勞績致茲淤塞有妨通漕至于惠民廣濟二河皆所以致四方之貨食以會京邑舳艫相接贍給公私近年以來悉皆填塞蓋圖長利者不恤於小費期永逸者無憚於一勞伏乞朝廷訪問差擇稍知水利精力幹事不拘文武官三兩員經度計置開通諸河各據地分所歷州縣夫令盡工料疏理其木岸填閘堰埽材用合繕修處先為計備嚴為責罰必令經久

去年京畿大水壞官私廬舍自去秋至今春半年之中所修諸軍營房十餘萬間夫以國家物力豈有不可成之事但事敗於因循而成於果決至於其所不獲已亦必成而已又諸修造無名不急之處土木之工無時暫輟所費不可勝計此諸河道皆是祖宗留心之地國家大計所資忽而不圖是亦有司之過矣

一裏河折中倉本是在京便糴以添助軍儲隨時立法旋行拋數然於邊糴輕重有妨以此便入不能及數近

慶歴年中令在京入中諸色斛㪷二百萬石用三說法三十貫支見錢三十五貫支向南州軍末鹽三十五貫支香藥茶交引當時為河北緣邊入便亦用三說文鈔以此只入到十五萬餘石事體不便遂罷今在庫香藥闕少又江湖末鹽自是見錢之法邦計所賴諸山場茶貨已充河北糧草支用若更將折中行使必亦利害相攻故不若坐倉收糴事簡而利溥也

一京東淮南土壤寛廣財穀足贍可容三五萬人駐泊

就糧若遣京師禁軍就糧淮南河北兵士就糧京東可以省倉儲留邊穀因其外屯亦可揀退疲冗

一積粟太倉本以强兵而惰游冗食之人坐爲縻耗使儲廪日以虚竭玩而弗恤斯爲深弊勘會在京及畿縣諸營剩員僅及三萬人至於京城六軍兵士其間老病不堪作役者至多諸司庫務疲癃游冗不可勝計是皆衣食於朌廪年蠧生民之膏澤者也夫山海之高深不讓涓塵之益億萬之數積於一二故事聚蓄者必累微

細以成廣大凡此在京六軍及京城府界剩員諸司庫務諸老病之人欲乞朝廷詳酌指揮漸次揀選放停免令虛耗倉庫

一府界稅賦准皇祐五年赦勅應開封府諸縣兩稅太重特於元額上減落三分永為定式今勘會除依赦勅減三分外即今夏秋二稅斛㪷四十萬有餘石錢三十四萬有餘貫紬絹十萬有餘疋向由賦重百姓輸送不迨故因災害多是體量減放務從寬恤朝廷以此明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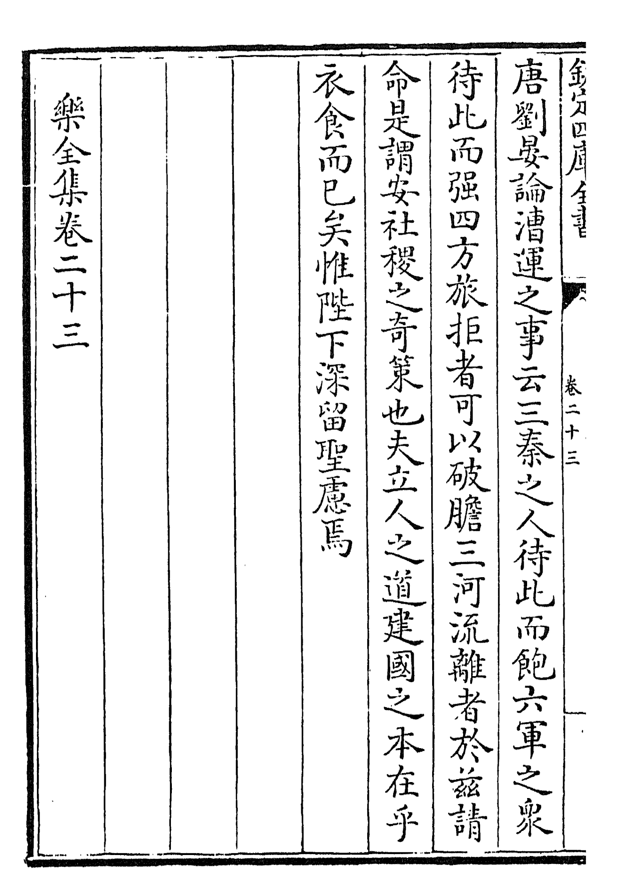
赦令例行優除姦游之民尚循故態年穀順成亦復披訴官吏自圖省便未嘗按行檢履但據保甲縣為約兑苟容僥倖習以為常令後畿縣災傷差官分檢令並依農田勅式樣施行除放蓋租税之制有國者所以取于民至公之道爾若是歲之凶穰如法而弛斂事舉其中理合於正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者也

一轉漕之職在發運使屬之官責當久其任請精選才幹之吏曾歷三司判官合入第二任轉運使資序人權

充候及三年職事辦集即與正除又及三年事務脩舉與就除三司副使領職又及三年與除近職或兩省官其有器畧足用者更自朝廷奬擢委任其兩員甞令先後除代此則為官擇人之體也

一糧綱到京交納少欠每歲不下六七萬石其逐綱券歷兵稍糧食承例在路並權閣不請及到倉卸納據逐船少數將在券閣留糧斛充償所欠謂之折會據兵稍口食合是縁路支請輒行積留却將太倉合納軍儲消

折此皆起於近歲因循敝例理合令發運司依數包認
每年候上供往運具折會都數下本司次第理納補填
此小事已從三司指揮行下亦合以聞右臣所條畫事
節乞自朝廷詳議施行倘相繼持守不遽隨改則庶乎
三年可以餘一年之儲十年可以致三年之積通三十
年而有九年之蓄可謂盛王之大業也前史有言堯之
水湯之旱而無危忘之慮以其儲蓄有備爾堯湯之聖
不能以無備而待天災天災流行亦無如人之有備也



唐劉晏論漕運之事云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衆待此而强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膽三河流離者於兹請命是謂安社稷之奇策也夫立人之道建國之本在乎衣食而已矣惟陛下深留聖慮焉

樂全集卷二十三

樂全集卷二十四

宋 張方平 撰

論事

論國計事

臣切惟天之生民以衣食為命聖人因是而為之均節立君臣貴賤等威之分以止其爭且亂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防禁此者也凡所謂賞罰法令仁義廉恥皆緣此而後立者也衣食不足何禮刑之有哉内無

以保其社稷外無以制其夷狄國非其國矣故貨食者人事之確論非高談虛辭之可致者也今京師砥平衝會之地連營設衛以當山河之險則是國依兵而立兵待貨食而後可聚此今天下之大勢也臣在仁宗朝慶歷中充三司使嘉祐初再領邦計嘗為朝廷精言此事累有奏議所陳利害安危之體究其本原冗兵最為大患略計中等禁軍一卒歲給約五十千十萬人歲費五百萬緡臣前在三司勘會慶歷五年禁軍之數比景祐以

前增置八百六十餘指揮四十餘萬人是增歲費二千萬緡也太祖皇帝制折杖法免天下徒初置壯城牢城備諸役使謂之廂軍後乃展轉增創軍額今遂與禁軍數目幾等此其歲增衣糧幾何是皆出于民力則天下安得不困臣慶歷五年取諸路鹽酒商税歲課比景德會計録皆增及三數倍以上景德中收商税四百五十餘萬貫慶歷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德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貫慶歷中收一千七百一十萬餘

貫景德中收鹽稅課三百五十五萬餘貫慶歷中收七百一十五萬餘貫但茶亦有增而不多爾天下和買紬絹本以利民初行於河北但資本路軍衣遂通其法以及京東淮南江浙景祐中諸路所買不及二百萬疋慶歷中乃至三百萬疋自爾時及今及二十年但聞比較督責不聞有所寛減也如此浚取天下豈復有遺利自古有國者貨利之入無若是之多其費用亦無若是之廣也昔唐室自天寶之亂肅代之後國力大窘禁軍之

餉饑餉百姓至接穗以供兵食登都城門以望四方貢奉之至可謂危蹙已然患難既平則兵有時而解兵解則民力紓矣今中外諸軍坐而衣食無有解期天下困獘已如此而上下恬然不圖云救寶元康定中夏戎阻命西師在野既聚軍馬即須入中糧草在京支還交鈔銀錢物帛一歲約支一千萬貫以上三司無以計置即須内帑供給慶曆二年三年連年支撥内庫銀紬絹只此兩次六百萬足兩三司以補不足尋即支盡西事已

定二紀于兹中間亦不聞有所處置者邦家不幸大變仍臻頒賚之餘府庫虛匱宿藏舊積葢無餘幾萬一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寇戎臣恐智者難以善於後矣夫茍且者臣下及身之謀遠慮者陛下國家之計兹事體大在陛下所憂無先於此財計之任雖三司之職日生煩務常程計度簿書期會則在有司至於議有繫於軍國之體事有關於安危之機其根本在於中書樞密院非有司可得預也今夫賦斂必降勑支給必降宣是祖宗

規摹二府共司邦計之出入也今欲保大豐財安民固本當自中書樞密院同心協力修明真宗已前舊典先由兵籍減省以次舉其為弊之大若宗室之制官人之法諸生事造端非簡便者裁而正之至於微末細故於國計盈虛不足為損益屬之有司可矣提其綱則衆目張澄其原則下流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節卦之辭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故傷財害民之事當為制度以節之爾若但遵常守

故齪齪細文避猜嫌顧形迹恤浮議而廢遠圖忽人謀而儌天幸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後雖噬臍何嗟及矣臣服在近列荷恩三朝竊見時事日以迫急不勝憂憤輒罄狂瞽惟陛下留神省察

請裁減賜賚事

天下不幸大行皇帝奄棄萬國自仁宗升遐及今未滿四年大禍仍臻内外公私財費不贍再頒優賞府藏虛散臣深惟方今至急莫先財用財用者生民之命為國

之本散之甚易聚之實難財用不足生民無以為命國非其國矣祖宗平天下收斂其金帛納之內帑諸庫其所以遺後世之業厚矣自康定慶歷以來發諸宿藏以助興費百年之積謂存空簿竊見赦書其諸軍將校賞給已行支散外至於文武百官既以遷官加恩德澤已厚其諸賜賚若更循嘉祐近例切慮國家財力不堪供給伏乞檢會真宗上仙遺賜仁宗即位頒賚舊事施行乃是先朝體則非由今日裁損所有山陵制度遺詔戒

從省約切聞永昭陵修奉之時有司不能恭遵先志張皇勞擾虛費不貲供索煩多半成棄物乞下三司及經由州縣凡係科率所及路分當職官吏各據的確名數明立期會務在愛惜官私物力今日月猶賒足以辦集至於諸色用度非所急者不以小嗇為無益而弗為不以小費為無傷而不節深慮經遠之計以底蒸民之生方今之切務莫先於此矣臣等被遇先朝叨處近列身同國之休戚目覩民之利病不敢循默少裨涓塵

論時政要務

陛下受天明命纂隆大統勵精圖治志在緝熙祖宗之休烈虛懷訪逮思聞嘉言自輔臣近職沃心納說益日有以啓迪天聰者矣臣以薄陋久叅侍從昨因外徙暫留朝著居無事職不敢請對旒扆今被命守藩奉辭就路敢不少効狂斐微補大猷臣聞治國者知為政之所先則能成天下之務知當世之所急則能通天下之變方今政之所先莫先於簡人材時之所急莫急於足貨

食簡人材當精察其誠偽足貨食在屏斥其游冗推是而言觸類而長之提綱而衆目張矣臣請畧舉其概堯舜禹臯陶益稷古今所謂聖君賢臣也書稱堯曰克明俊德平章百姓以協和萬邦言帝堯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平和章明百官之政故得天下乂安至於舜禹臯陶益稷相與謨治道之要吁嗟相戒率以知人為本且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夫帝堯猶以知人為難可諒人之難知也若夫天下之廣萬幾之煩故非一人之

聰明精慮所能周舉亦在操其要而已矣今自二府輔
臣侍從近列至於左右前後之人其材用淑慝不可不
知也知其材用淑慝則陛下之腹心有所付然後庶務
可以舉矣以陛下之明而察其言行考其能效參之羣
論亦可以得其粗矣若復要其操守觀其履久而益審
則盡其精者矣此所謂簡人材之大畧也方今中外庶
務積習頽弛兵籍猥多而不精練吏員猥多而智効一
官者少至於宮省之事體宗室之禮分制度不立苟為

因循國計不贍民生日匱此所謂斥游冗之大畧也或曰持盈守成之道當循舊章兹所謂淺近之常談不知時務者也今日之政其澈豈可不救譬之琴瑟不調甚者況當陛下始初健粹天下想望朝廷手采傾耳以聽惟新之令葢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發而中節斯謂之中事舉其中無過可矣若曰恬而無以為也何異大厦有風雨之患而不知葺病者有膏肓之輿而不知療良匠善醫豈應若是臣今所言所謂舉

其槩者譬之文章為發題爾陛下以臣言稍合於理試
舉此題以詢諸可顧問者必有能推廣利害詳為條對
又以見臣下之器識庶於海嶽薄增塵露

論治道大體

陛下即阼以來顧諟天之明命慮而後言議而後動欲
以身先而率天下以正可謂盛德矣然始初清明中外
觀德朝廷風體顧當先其大者遠者若夫厚風俗美教
化修典刑正紀律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此今

之所當先者也而近日政令未見有可以慰天下之心者而但聞利害相傾愛惡相攻議論紛紜斥免繼踵臣恐四方有以窺時政者矣國家設官分職置臺諫官臺官以究邪慝繩愆違肅朝倫諫官以拾遺補缺規君過歷代具員各揚其職仁宗虛懷盡下容納無擇先帝英明健粹令出惟行陛下祗遵成憲以端治本王道正直在執厥中所言是耶事固當無大而必從所言非也事亦當無小而必察取其至當何所依違天無私覆日月

無私照帝王之心如是而已矣又方今朝廷之大弊政事所以因循人情所以不盡止為避煩言恤形迹事小嫌廢大體名曰公道其實徇私名曰慎重其實茍且以此為適治之路是猶北轅而之楚也伏願陛下廓大明恢遠度有以率勵羣下革此敝風俾協恭和衷共成雅俗如此則君體以尊人倫以穆紀律可得而正風俗庶幾乎厚陛下以此圖於執政推是而廣之觸類而長之治路由此而適顧為近爾

論消復災異治平三年

臣自到闕伏見陛下以垂象之變避正殿減膳降服恤刑罷宴徹樂聲弛力役所以修省答天戒者甚至竊聞退就宫閤尤為憂勞至以聖躬為民祈請臣深惟陛下以上聖之資自在藩邸其稽古好德令聞夙著於四方繼天纂統越今四年始初清明厲精求治然未聞有以修明紀律震耀威靈以究安危治亂根本之議也前史推彗星之占率以為除舊布新之象中外之因循久矣

官失其守事忘其舊綱目頽紊憲章隳弛天其或者儻
將以是為告先賢以為政譬之鼓琴瑟不調甚者必當
解而更張之竊觀朝政殊未遑及此晉書紀何曾傳曾
侍武帝退而告其子曰吾每對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
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
乎後天下亂危果如其言今夫萬幾庶政屬在兩府願
陛下以燕暇之時就清閒之處延名執政之臣從容賜
坐垂意訪逮各使悉心陳治道之要以陛下之明而擇

參其言舉其可施行者以興敝舉廢捄時急務匪惟修人事抑以承天意又比來災眚間作率由陰沴夫陰也者臣道也妻道也夷狄之道也庶民之象也陛下推是而求之則天意可見而消復之道得矣惟陛下留神幸察

請郊祀用新樂事

臣前承宣詔崇政殿觀新樂近又聞聖旨以將來南郊且用舊樂令兩制詳定伏以後周樂律本王朴實儼之

所考正朴既人傑儼亦通儒制作所傳必貫精義按朴疏云自秦而下旋宮聲廢自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黄鍾之宫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啞鍾唐太宗用祖孝孫張文收考定雅樂而旋宫八十四調復見於時唐末之亂工器都盡購募不獲文記亦亡集官詳酌終不知其制度梁及後唐晉漢缺壞尤甚至於十二鎛鍾不復通其聲律但循環而擊之編鍾編磬具儀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作黄鍾之

宫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十三調於是乎泯絶世宗臨視鍾虡患雅聲淪替乃命竇儼考詳八音粗加和會以朴通於律歷宣示古今樂録令加討論朴遂依周法以秬黍定尺作律準十三絃分尺寸設柱以準十二管之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為均旋宫之聲久絶由朴而復出遂命太常按習國初因之後太祖以雅樂聲髙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因詔和峴審詳其理峴言王朴黍尺較西京銅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樂聲之髙良由於此乃

詔依古法創新尺幷黄鍾九寸管令工人品校其聲果下於王朴所定管一律遂重造十二管取聲自此樂音和暢景德中御史上言太常樂器多損音律不調先皇命李宗諤考較課習旣而親臨閱之亦先以律準定鍾石自是樂府寖有制度陛下自景祐以來講求樂事於時李照輩各率所見議論不經制作乖方尋亦廢罷聖心深維治本以禮樂爲大事故孜孜考逮必欲盡其精要考音制器蓋已詳備矣在周王朴雖造律準略定八

音爾時方經略四方用干戈征伐海内日不暇給葢但編次舊器考擊粗諧會而已藝祖詔和峴重定律尺亦未嘗有所改造也今陛下既合衆議新作金石試之廣廷聲律又協此乃藝祖之遺意先皇之遠懷夫又何疑成而不用夫樂本於人心成聲於物聲既和而反感於人心者也先王以是交人神變風俗其用大矣然歷代之審音者常鮮其人又音樂之妙非淺學所及應于耳而通於心然後能達其精微之致儒生學者按文泥古

踢于形器制度之間而不自知律吕本于自然之道音官藝人記其搏拊節奏之序而不能知教化之原臣往年甞蒙宣示樂府要畧竊以蒙昧妄為注觧即知聖心之于樂律通達本于天縱也外廷諸臣不足以仰望清光預制作之議今郊祀日近乞令太常勒工人按肄新器使益精習用之禮天地薦祖宗以伸陛下之孝誠則積年之勤亦不虚設無煩過事謙損以稽盛節

論君前臣名事

臣聞君尊臣卑人倫大義所以立朝廷之體定上下之分不易之道也故君前臣名著自上古陛下紹膺寳命光宅萬邦降意虛懷優遇羣下小大之臣進對率稱其官此乃等夷相推民吏奉上之言非所以正尊極而隆堂陛明王制而崇主威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以至禮樂不興刑罰不中真宗嗣立之始厚待先朝宰臣呂端李沆初不呼名二臣上表固辭尋如常禮陛下歷數在躬及兹四年君臣

之際尊卑之分別嫌明微在乎言動願陛下總攬權綱威恩並用呼官過禮乞從寢削曰公曰卿足正名分長轡遠馭使無遺力則百職並修庶務以濟此遠者大者之體也

論宗室賜名事

臣昨受勅修宗正寺玉牒臣先於慶歴年中嘗領此職近閲屬籍文簿仍是慶歴七年八月臣所修進及今二十年不曾復行編纂慶歴七年所進屬籍皇族已賜名

授官除前著籍外其新立籍五百八十八員其未賜名授官者猶有二百五人共一千八十有餘員上通聖祖及廟諱并已前薨卒落籍者凡一名即同音諸字皆為相犯又諸文字如日月水火等不可為名者甚多以此近年所賜宗室名不成文理無復義訓竊慮接續更賜名授官者下本司撰名益更鄙俗稱呼不便謹按禮經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人道竭矣故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祖

免殺同姓也六世親盡無屬名矣按屬籍所連名太祖皇帝之後曰德曰惟曰從曰守曰世曰令曰子太宗皇帝之後曰元曰允曰宗曰仲曰士曰丕泰悼王之後曰德曰承曰克曰叔曰之曰公則世數可推也國家鼎祚無疆宗支蕃衍但據即今人數已為無字可名欲乞下有司檢會諸屬絕無服之親今後賜名其同音異字並許撰進合係連名者亦乞朝廷詳定指揮

論王府官屬事

竊惟頴王地居嫡長春秋鼎盛方今稽古向學修誠進德若其左右前後有位之士所以朝夕納誨啓告法度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一有元良萬國以正社稷之本也今慎簡宫僚進用時俊歲年之間即復遷易於此假塗以陞要近乃令搢紳之列指為仕宦捷徑非所以資王之重也願留聖慮申諭執政王府記室顧當兼用詞翰之選至於翊善保傅之業也宜於兩省以上推擇老成舊望行安而節和者得以久處其職俾典領宫中之政

至于侍御僕從便僻側媚以非正之事云為者察而聞於王小者懲戒大者上聞而斥之無有憸人得在王門以著王之令聞茲國家無疆之休惟陛下留神幸察

請慎用兩制資序事

伏以知制誥之職所以代王言為誥令由此名入禁林充學士非才譽允洽何以當其選比來朝廷率以體例補次日近誥命或有淺鄙傳為口實前代國家有事之際或以單札之辭折衝千里之外使三軍感勵萬方悅

勸背逆兇醜或以革心邉方外域或以向化故知文詞書命有足以助國威宣王澤也祖宗之世有自州縣之職拔處辭禁有自兩禁黜為管庫者蓋惟才而是用豈為人而擇官其脩起居注史館修撰即次除知制誥之資序也今朝士不脩廉恥至冒憲章法座之前輒自干請竊謂若此除授宜詳加推擇必其人流才地辭學器識他日可以備大臣之用而後擢處其職文物盛於本朝光華照於天下使名器以重堂陛以隆

論進用臺諫官事體

伏見天禧元年初復臺諫官詔勑云所置臺諫官三年内不得差出仍不兼領職務候及三年或屢有章疏實能裨益特越常例別與陞遷若職業蔑聞言事無取移授散秩仍遣監臨比來朝廷命臺諫官甚異先朝本意蓋臺諫官之設所以切摩理體助為聰明非使其生事招摇為仕宦捷徑也粤自近年增置員數而又進擢殊速聽用過當頗開朋黨險危善良鼓動風波淪胥以敗

比雖易轍尚存遺俗不有丕變曷扶國體乞今後應臺諫官宜如天禧詔勅俾之久於其職以觀其效倘於政令無所發明雖有奏論不達理道稍明黜陟用勵公忠庶明治方以風化下

請致仕官免舉官連坐事

伏見法寺奏斷命官使臣贓罪案後收繫舉主其間或有已致仕官等例皆行勘依法同坐夫保任之制同坐之文所以懲謬舉然知人之明聖賢所難今夫任人於

朝而終身共其累既已重矣其在仕途猶可以布耳目聽察其人之所為變節者得以自聞其致仕官已去仕籍所任之官聲迹不接有才勞則賞典不及惟罪辟則坐累如初彼縉紳大夫之能保名節引年謝事朝廷宜有以優禮之若之何猶使刀筆之吏以非其身之過從而責之臣恐有以傷風教也伏乞聖慈溥加矜察今後官吏犯贓罪舉主有已致仕者更免收繫同坐

請刪定勅令

竊見天聖中刪定編勑於今累年比來鄙庸之人意慮淺近不識大體妄陳利害朝廷輕聽往往行下自邊事之後末議蜂起條令錯出舊章淆亂郡縣承用益駭姦吏因緣出入為弊導民偷薄動開爭端亂獄滋豐民用怨咨臣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簡易以信之謂也方今之政所謂文繁其民利而巧蕩而弗靜勝而無恥為救之道在簡而信臣愚謂宜刊定法令以明示民選命近臣達政體通時務者三兩員慎舉京朝官之明曉法意

練習民事者五七員類聚天聖編勑後條令其毛細苛冗者蠲除之違異重復者考正之必事理精審條目簡便有輔於政者存為著令夫子曰古之知法者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夫然後官知守法吏息舞文民有措其手足玆當今之切務也

請減刺配刑名

按歷代刑法之制益自漢文帝除肉刑而用箠令於後沿革世有增減大體笞杖徒流大辟為法五等至隋髙

頗以經世之才議定科律笞以一十至五十杖以六十至一百徒以一年至三年流以一千里至二千里大辟以絞斬鐲損前代鞭刑梟首轘裂之法輕重之準識者以為盡天下之平唐室遵用惟加流刑以二千里至三千里然而笞杖皆用竹其徒流者不加杖若加杖者即免役諸犯徒應居作者在京送將作監婦人送少府監縫作在外者供當處官役婦人配舂犯流應配者三年俱役一年加役流者流三千里役三年若家無兼丁與

工樂雜戸太常音聲人及習天文并給使散使者方加杖免役還依本色皇朝建隆四年太祖皇帝神智英武自立一王之法始建折杖之制一百折二十以次為差杖制用木而大於箠各有輕重之令犯徒者加杖免役犯流者加杖配役其情罪尤重者更為加杖刺配之法逮今百年雖累聖以慈恕御天下欽恤慘怛留神刑典而科禁條章其實煩密四朝編勅自建隆開寶興國淳化咸平祥符天聖慶歷八經詳定門目寖廣其刺配之

條比前代絶重前代加役流既不加杖又役滿即放或會赦即免今刺配者先具徒流杖之刑而更黥刺服役終身其配遠惡州軍者無復地里之限祖宗之世比條尚稀臣嘗檢會祥符編勅刺配之罪四十六條天聖編勅五十四條今慶歴編勅九十九條諸條禁奏取旨又七十一條比之天聖葢已增倍其間亦有一條該刑名數節詳而究之比祥符勅幾三倍矣錮械係纍扶老攜幼道路相望不得至配所而死溝壑者葢不可勝計州

郡積多往往奏乞住配臣恐更歷年載遠方小郡流配
益衆漸成淵藪其強猾不逞念已隔絶鄉里親戚不復
更自顧藉厲階患萌亦嘗起於所忽也故臣前曾上言
乞差官據慶歷編勑及續降勑諸刺配條重行詳定議
從減除其情理蠧害顯為人患不可存之鄉里者須用
此法諸緣茶鹽酒麴銅礬冒禁以規財利之類約見行
刑名輕重別立居役之法合配遠惡州軍者令實役七
年配三千里外者六年千里外者五年隣州者三年並

供當處官役不用赦降原免人情安土且開自新之路減遞送之勞息流離之苦州郡役事亦足資助譬拷募本城役兵頗省衣糧之給又以少清刑本上洽和氣消遠方之釁兆廣仁政之大體其於治道實繫慘舒

請節録唐書紀傳進御

荀子曰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當今之世而君必談堯

舜臣必稱禹稷是拘儒迂生之談非適時濟用者也伏以唐代有天下三百年其間治亂得失詳矣朝廷立國之紀典刑制度因於唐者也故觀今之政唐氏最近臣以不敏忝職諫司思有以薦乙夜之親程廣觀文之典學欲乞今後節畧唐書紀傳中事迹今可施行有益治道者間録一兩條上進伏乞萬幾之暇特賜開覽善者可以為準的惡者可以為鑒戒茲亦賈誼晁錯借秦以喻漢意也

論同天節錫宴

誕辰紀節自唐明皇天下承平務為盛事宰臣張說請以誕日為千秋節相沿至今為大慶會州郡宴設廣作勞費煩擾百姓𢽾事甚多搜求庖味兼諸水陸是日四方暴殄天物不可勝計唐貞觀中太宗嘗謂侍臣曰今日是朕生日俗以生日喜樂在朕之心翻成感思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辰更為喜樂之事也今大行梓宫在殯將來同天節願陛下特降御札天

下州郡錫宴只用酒菓素膳誠為得禮以此仁心儉德足以昭奉先之孝廣及物之慈著之於令貽憲後王茲盛德之舉也

論變更舊制事熙寧三年正月

臣蒙恩朝對今已奉辭竊惟孤陋之質尚偶聖神之會上膺眷遇有異等倫今承特詔而來安敢緘默而去輒獻愚忠上裨天聽臣聞人心惟危患生所忽動危甚易安之實難禁衛六軍邊防三路撫御之法善制具存民

心戎事國之大本動靜之機安危所繫若民心危揺戎事興動策慮一失綏輯非易祖宗謨烈國家大計甚所慎重惟此二者不同小事宜隨改易縱有利害容得更張民猶水也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兵猶火也可以焚物亦可以自焚焚溺之害當在幾之先見造形而悟已是後時害成乃悔何嗟及矣夫人臣之分出處是常家國大業天下重器譬之輜重豈可輕離願陛下思所以置器於安審所以藏身之固廣聰聽於符同之外採公

議於得失之前深察軍民之情厚爲社稷之慮使人安其業上下無怨溥天之下欣戴盛徳髙拱巖廊之上保此泰山之安朝廷尊而國體平順氣應而嘉生遂不亦休哉臣疎外狂瞽不識忌諱以此愚言上答恩眷退就誅殛實所甘心

論水害修隄防事

竊惟水之爲利害大矣夫欲捍水患全地利非惟開通溝洫亦當修築隄防今諸州縣有古之障水基迹往往

存者循而視之葢古人之勤民其用意周矣頃來因積水言功利者乃欲決舊障以通壅塞不慮為害更廣乞下有司凡議水事檢行通塞利害者必令兼度地形因高卑之勢可成隄障之處為之增修導水就下則中平之田得以稼穡租稅入官是為公私之利其舊隄障令州縣常為補築頹缺無令民得擅隳鑿斯亦於水之利害一端也

論京東饑饉請行賑救事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惟其有備恃以無恐近者旱蝗上
貽憂軫京東聞已雨足然二麥不收比至秋成尚隔明
月此路民尤暴悍輕為寇刼不加賑恤必擾鄉閭明道
年中京東饑本路公私無蓄積朝廷憂之乃泝淮濟以
至轉海運糧斛水道艱阻比至多後時無以救荒應卒
伏見京東每歲上供斛斗六十萬石其斛斗多在淄齊
州界旋撥綱船輦運上京臣昨在徐鄆間見緣河諸倉
頗有貯積見今五丈河綱運不絶乞速令且住裝發其

已裝發在路者自曹濟廣濟軍隨處卸納留充賑濟一二百里内州縣人户並可各隨近便赴倉支給也以至河北東路州縣饑民亦可救賙得及陜西亦有上供小麥三十萬石可以截留應接本路今京城出糶倉糧價甚賤且留兩路一歲上供之數乃是以有餘補不足也見差安撫使將辭行兹亦少副臨遣恩旨

許州潁州舉人父老僧道詣闕進奏以皇帝自

忠武軍節度使潁王即位乞恩澤事令兩制

定歸一處

臣等伏詳國朝之制太宗皇帝自開封尹晉王即位真宗皇帝自開封尹壽王冊為皇太子即位仁宗皇帝自建康節度江寧尹昇王冊為皇太子即位累朝即無推恩舊領封鎮故事大行皇帝自齊州防禦使即位本州舉人父老僧道詣闕進奏故有推恩近例今皇帝以忠武軍節度潁王已降制冊為皇太子即位事與先朝有異今據兩州所援恩例事出僥倖皆是妄作干請無別

無典故稽考乞各勒還本貫

論除兵官事

昨因登對伏承顧問選補軍職舊事臣竊觀國朝故事所除軍職或以邊功或以勞舊或以肺腑據其資任視其履歷有即直除馬步軍副指揮使都虞候者不必自四廂稍遷其例甚多近日所補軍職人材器畧多無素望至於累勞亦無顯效短中取長苟備員而已又遞遷迅速曾微事功如郭逵自諸司使除龍神衛四廂都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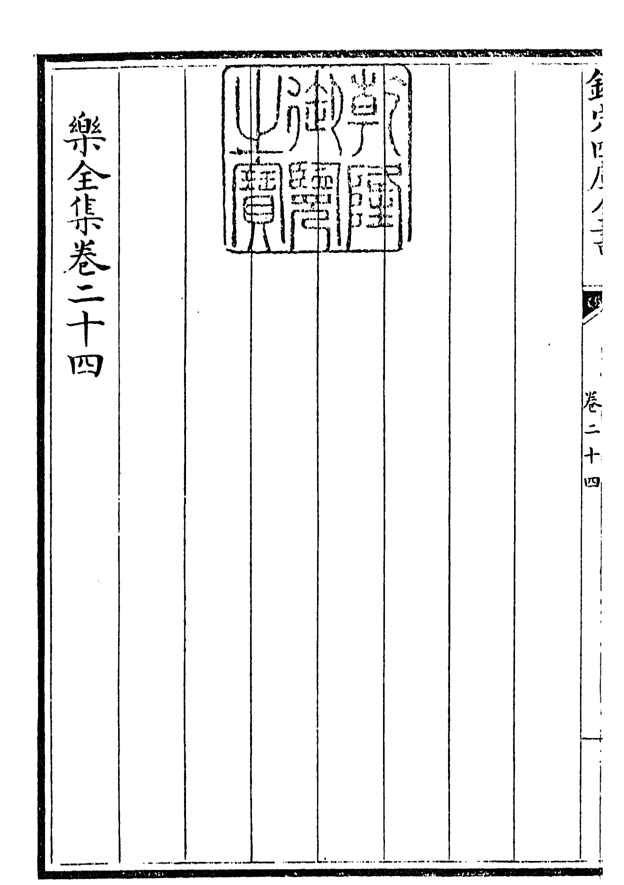
揮使不五年已遷殿前都虞候舊事儻未有人且虛其員俾之兼權以待勞能未為妨闕臣伏見濟州防禦使向傳範資性謹重和而有守典藩有政常居課最沂州防禦使劉永年綽有武幹理戎嚴整數守邊郡頗著風績此皆閥閱舊門地連戚屬右職之中可以寄任閤門使嘉州團練使劉几自康定慶歷初昊賊初叛命即在西路久効驅馳從征嶺南備更任使其人履歷出郭逵之右遠甚此皆可以屬之禁衛者也伏望陛下更加察

訪以備委用

論補軍職

昨差出許懷德後馬步軍皆闕都帥遂自環慶路抽回殿前都虞候王元令權勾當步軍司公事其王元又已年老衰病至于總司軍政亦恐精力不逮切以殿前馬步軍逐司公事不少非惟統率宿衛務要衆整亦須諳熟軍制稍通吏用太宗朝侍衛都虞候以上常至十員職位相亞易於遷改且使軍伍素相服習邊藩緩急亦

得選用先朝時馬步軍當闕帥殿前都指揮使高瓊頗知軍中舊事上言及此先帝甚然之今内則禁兵寖驕極須彈壓外則邊患不測常資防備昭亮王元恐未任專幹心膂除郭承祐好進多事累被彈奏不堪入典禁軍外乞於以次管軍將校中擇取一兩人赴闕分總禁衛佐佑扈翼於體為便



樂全集卷二十四